

往事探微

中國文化沙皇周揚



葉德浴●著

他是五〇、六〇年代初
中國大陸文藝界的實權人物

指揮參與眾多文藝論爭與左翼批判運動，
一直是毛澤東文藝思想的權威解釋者，
卻在文化大革命中入獄，平反之後引起的爭議不遜以往，真正的周揚是誰呢？

往事探微

中國文化沙皇周揚

葉德浴●著

血歷史49 PC0318

新銳文創
INDEPENDENT & UNIQUE

往事探微

——中國文化沙皇周揚

作者	葉德浴
主編	蔡登山
責任編輯	邵亢虎
圖文排版	賴英珍
封面設計	王嵩賀

出版策劃	新銳文創
製作發行	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4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76巷65號1樓 電話：+886-2-2796-3638 傳真：+886-2-2796-1377 服務信箱：service@showwe.com.tw http://www.showwe.com.tw
郵政劃撥	19563868 戶名：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展售門市	國家書店【松江門市】 104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209號1樓 電話：+886-2-2518-0207 傳真：+886-2-2518-0778
網路訂購	秀威網路書店： http://www.bodbooks.com.tw 國家網路書店： http://www.govbooks.com.tw
法律顧問	毛國樑 律師
圖書經銷	貿騰發賣股份有限公司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880號14樓 電話：+886-2-8227-5988 傳真：+886-2-8227-5989

出版日期	2013年8月 初版
定價	390元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（本書如有缺頁、破損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更換）
Copyright © 2013 by Showwe Information Co., Ltd.
All Rights Reserved

Printed in Taiwan

目次

- 「周揚」這個名字的含義／6
- 周揚翻譯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／10
- 周揚緣何讀不懂艾青的詩／23
- 周揚評《臘月二十一》／36
- 周揚在魯藝的「搶救運動」中／64
- 周揚為什麼放過這個「日本特務」／91
- 周揚對東平的狂熱痛恨／99
- 周揚的一篇官架十足的〈前記〉／110

周揚一九五二批胡會上的總結發言／115

周揚與江青過招／130

周揚的「院士」桂冠／147

周揚「重新出版」《生活與美學》／183

周揚「仇魯情結」的惡性大發作／187

周揚探病的「佳話」／202

周揚如此率先垂範「批判」「四人幫」／224

「周揚的春天，就是我的冬天」／243

周揚拒赴和解宴／274

周揚跟頭栽在茅公遺文上／293

周揚為什麼不向胡風表示歉意／318

往事探微

中國文化沙皇周揚

葉德浴●著

你想知道周揚對魯迅的忌恨程度嗎？

你想知道周揚對胡風的忌恨程度嗎？

你想知道周揚堅決不肯與丁玲和解的深層原因嗎？

你想知道周揚向病危的馮雪峰「懺悔」的真情嗎？

你想瞭解周揚在「魯藝」領導「搶救運動」的功績嗎？

你想瞭解周揚要把蕭軍打成「日本特務」的經過嗎？

你想瞭解周揚建國後狠整蕭軍的內情嗎？

你想瞭解周揚和江青過招的喜劇嗎？

你想瞭解周揚的「院士」桂冠的含金量嗎？

你想瞭解周揚的翻譯水平嗎？

你想更多地知道一些周揚有趣的和無趣的事嗎？

……

請讀這個冊子。

它會讓你看到一個更真實的周揚。

目次

- 「周揚」這個名字的含義／6
- 周揚翻譯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／10
- 周揚緣何讀不懂艾青的詩／23
- 周揚評《臘月二十一》／36
- 周揚在魯藝的「搶救運動」中／64
- 周揚為什麼放過這個「日本特務」／91
- 周揚對東平的狂熱痛恨／99
- 周揚的一篇官架十足的〈前記〉／110

周揚一九五二批胡會上的總結發言／115

周揚與江青過招／130

周揚的「院士」桂冠／147

周揚「重新出版」《生活與美學》／183

周揚「仇魯情結」的惡性大發作／187

周揚探病的「佳話」／202

周揚如此率先垂範「批判」「四人幫」／224

「周揚的春天，就是我的冬天」／243

周揚拒赴和解宴／274

周揚跟頭栽在茅公遺文上／293

周揚為什麼不向胡風表示歉意／318

「周揚」這個名字的含義

周揚在三十年代初登上文壇的時候，用的名字是周起應。一九三四年秋突然棄周起應之名改用「周揚」這個名字。魯迅曾就周起應改名周揚的含義作過一番猜測，認為這表現了周起應要立大志，在文學上做出一番大事業。但他並不以為他的猜測是符合實際的。

一九九八年，譚林通的一篇紀念周揚的文章，才讓人們瞭解到事情的真相：

我認識周揚，是一九二七年秋冬之間在東京小石川區林町的「國師館」，當時他二十一歲，我是初中剛畢業的十六歲少年，那時他叫周起應。他是在與蘇靈揚結合之後，作為一種紀念吧，才開始用「周揚」這個名字的。¹

¹ 《難忘相識在東京》，王蒙、袁鷹主編《憶周揚》，內蒙古人民出版社，一九九八年版，第二十二頁。

原來，周揚的「揚」，是取自蘇靈揚的「揚」，表示出對蘇靈揚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特殊的親密關係的。

周揚與蘇靈揚的結合屬於婚外戀，是秘密的，時間在一九三四年秋。那時，周揚已經是三個孩子的父親，原配夫人健在，和周揚一起住在上海。那年夏天，夫人吳淑媛懷的第三個孩子將出生。每次分娩，周揚的母親都要求必須回家鄉生，周揚這次也把夫人連同兩個小孩帶回益陽老家待產。過去，周揚都是等到孩子出生後才回上海的，這次卻沒等到孩子出生就以工作忙為藉口急著回上海。臨走時親口答應第二年暑假回來接母子們去上海。吳淑媛做夢也沒想到，周揚這一去卻是永遠不回來了。他急著趕回上海是要同蘇靈揚另組家庭。他同蘇靈揚另組家庭之後，啟用了「周揚」這個含有特殊意義的新名字。這年八月末寫的〈高爾基的文學用語〉，發表時署名「企揚」，透露了舊名向新名過渡的消息；到秋末寫〈高爾基的浪漫主義〉就正式啟用「周揚」這個新名字了。可憐夫人吳淑媛一直蒙在鼓裡，還一心一意地等著周揚接她出去。她根本沒有想到周揚會遺棄她。她和周揚結婚以來，雙方感情是融洽的。他們住在上海，周揚沒有固定收入，單靠一點零零星星的稿費，是根本無法維持一家的生

活的。她每年夏天都要回娘家一趟，從娘家取回一些金銀珠寶首飾，把整個家庭經濟支撐起來，讓周揚能夠安心從事黨的工作。周揚那時能夠穿上考究的西服，能夠進入舞廳尋歡作樂，端賴夫人的經濟後盾。周揚的戰友們生活上有困難，都得到過吳淑媛的慷慨資助。夫人吳淑媛深信不疑，周揚是一定會回來接她出去的。一九三七年抗戰前夕，她還收到周揚從上海寄來的他的譯書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。抗戰爆發後，吳淑媛的母親還專門寫信去問，是不是不要老婆、孩子了。周揚回信說得十分肯定，他現在在延安工作，決不會做對不起家人的事的。這些現象，更鞏固了她等待的信心。周揚走後，她每年都要做一罈梅子泡製的蜜餞，放在櫃子上，等待周揚回來品嚐。她就這樣帶著孩子等著，等了一年又一年，做了一罈梅子又一罈梅子，等著周揚回來接她出去。直到一九四一年，可憐的女人才從《救亡日報》上的一則報導得知，在延安的周揚早已另有新歡。這個消息首先把吳淑媛的老母親擊倒，不久就含恨死去。老人去世之後，吳淑媛幾乎天天帶著三個孩子到十幾里路外的墓地，趴在墳上搶天呼地痛哭。一哭就是一兩個小時。她，向著遠在彼岸的親人，傾吐滿腔的悲痛，傾吐滿腔的悲憤。她很快就病倒，脖子上長了一串淋巴，全身浮腫，第二

年就在極其淒慘的情況下死去。那整整齊齊擺在櫃子上的七罈梅子，見證了她無可告訴的的痛苦、悲憤和不幸。²

事情清楚不過，如果不是周揚全無心肝，吳淑媛的老母決不至於遽爾奄忽，吳淑媛本人更不至於這麼年輕就離開人世的。

這樣，「周揚」這個名字，不僅體現了周揚和新人鸞鳳和鳴的甜情蜜意，更體現了周揚肆意玩弄弱女子的感情、棄舊人若棄敝履的冷酷卑鄙。

² 見周艾若《我的父親周揚》，《三聯生活週報》二〇〇九年第十七期；李輝《與周艾若談周揚》，《搖盪的秋千》海天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，第一〇七頁。

周揚翻譯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

從三十年代初期到抗戰前夕，周揚翻譯過好幾本外國作品：蘇聯作家柯倫泰的《偉大的戀愛》、蘇聯作家顧米列夫斯基的《大學生私生活》、美國進步作家的《果爾德短篇傑作選》、高爾基的《奧羅夫夫婦》和托爾斯泰的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前半部。其中他最得意的無疑是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。周揚在一九四三年寫給組織的自傳，談到他翻譯外國作品的成果時，這樣沾沾自喜地說：

在我過去譯書中，僅托爾斯泰的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一書為有價值。³

他認為的「有價值」，可以有兩種理解。可以理解為原著好，有價值；也可以理解為原著與翻譯都好，有價值。看來他的意思是偏於第二種意義的。但是，事實上人們對他的翻譯並不認可。臺灣有人就對周揚翻譯的《安娜·卡

³ 《周揚新時期文稿》，山西人民出版社二〇〇四年版，第九四六頁。

列尼娜》給以這樣的評價：「一部生龍活虎的小說，在他手裡就成了一條死蛇，……如與高植譯本對讀，我想即今是周起應本人也會汗毛直豎，滿身起雞皮疙瘩的。⁴說得有些誇張，但譯筆不太高明確是事實。平心而論，對於周揚的譯書，我們應聯繫他當時的處境來考慮。當時周揚從事地下工作，需要自己解決吃飯問題，從這個角度考慮，我們對他的譯筆不應多加責難。只是他在自傳中對他的譯本還是沉湎在自我感覺良好的精神狀態中，不能不覺得有點缺乏自知之明了。

周揚的這個只翻譯了半部的譯本，解放前以周寬的筆名由生活書店出版。與羅稷南翻譯的後半部合在一起，算是有了一個全譯本。解放後，一九五六年，他的這個譯本經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編輯謝素台據毛德的英譯本修訂，以「上冊」的形式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。下冊是謝素台拋開羅稷南譯本另譯的。這樣又有了一個全譯本。有人曾為謝素台這位年輕女翻譯家鳴不平，認為如果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的全譯本讓謝素台一個人完成，當會合適得多。事情確實如此。周揚翻譯的前半部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，理應和羅稷南翻譯的後半部一起送進歷史倉庫，不應該以周揚與謝素台合譯的名義出版《安娜·卡列尼

⁴ 陳敬之：《三十年代文壇與左翼作家聯盟》，成文出版社一九七〇年版，第九十九頁。

娜》全譯本。這肯定是常務副社長王任叔出的主意，作為堂堂中宣部副部長的周揚，還不至於主動提出這樣的剝奪年輕翻譯工作者獨力翻譯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全譯本的權利。可是，當下面的人提出那樣的餽主意時，周揚竟欣然認可，這就不可思議了。他不想想，自己當年翻譯的東西早該淘汰了，從保證譯書的水平考慮，他應該告訴王任叔，全譯本還是讓謝素台另起爐灶為好。這才是從事業出發，才符合為人的基本道德。然而，周揚卻選擇了一條截然相反的路，這就不能不暴露出他靈魂深處嚴重的個人名利私欲了。嚴重的個人名利私欲蒙住他的眼睛，竟然看不到自己不動一個指頭就出了一個新譯本，而且得了一筆豐厚的稿費，是怎樣一種不光彩的行徑。

這裡，倒很有必要把經過校訂的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前半部，與周揚三十年代獨力翻譯的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前半部，進行一番對比了。限於篇幅，只舉第一部第十九章的一個片段。

先看五十年代經過謝素台「校訂」的：